灵性的"菜农"



校园东南墙角处有不大一块地,种植草 坪,长得稀稀拉拉,像患了"鬼剃头"。每年补 种,施肥,浇水,格外照顾它,可地是扶不起的 阿斗,病恹恹长不出东西。我们对地失去信 心,弃在那儿,无人问津。

温煦的春日下午,张主任挥锹抡镐忙碌在 那块地里。张主任刚从小学校长岗位上退下 来,到中学担任后勤主任。他眯着眼说:"这地

种菜,让老师们吃上自种的绿色蔬菜!"我们讪笑,这地草都 不长,还能长菜吗,不要白费劲了! 张主任笑嘻嘻:"没有不 长庄稼的地,只要用心伺弄,一定有收获!"我们摇头,不以 为然地离去,张主任埋头干得热火朝天。他深翻了地,捡拾 了石块,拉来三车黑土,两车羊粪,均匀地摊到地中。经张 主任打理,那块地旧貌换新颜,平展展,黑油油。

张主任把土地平整,分畦,一垄垄,一方方,成美观 的几何图形,像姑娘绣的"十字绣"。春雨蒙蒙的清晨, 张主任或撒、或点、或栽,我们新奇地瞅,这种菜讲究多 呀! 张主任呵呵笑:"油菜、胡萝卜要撒种,白萝卜、青 菜要点种,西红柿、辣椒要移秧苗栽种,茄子、土豆要天 气暖和了晚点种……菜不同,下种的方法、时间就不同, 这要因菜播种。'

课余闲暇,我们遛达到菜地旁去瞧,十几天了,菜地一 点动静没有,一片干净的黝黑,这本就是一块没希望的土 地,能指望它长出啥来呀! 张主任哈哈笑:"做事要有耐 心、信心,生命成长需要等待,一定会长出菜来的!"有天去 瞧,竟发现星星点点,小小的、弱弱的嫩芽铺满了土地,我 们瞠目结舌。

菜儿们像一个个机灵的孩子,每天努力往上窜,我们惊 喜菜们的喜人变化。张主任有空就去菜地,施肥,浇水,除 草,捉虫……我们兴致盎然地加入到劳动中,跟张主任学到 了许多种菜的知识。播种是要施好底肥、种肥,为菜儿们茁 壮成长打好基础;菜儿们在成长期,要给它们追肥,因菜加 "偏食",满足不同菜对养分的需求。时时关注菜儿们的长 势,发现杂草、病虫,及时消灭,不能让草抢了菜的营养,不 能让虫啃噬了菜,不能让病害传染祸害了菜。韭菜、土豆、 芫荽耐旱,浇水不能多;青菜、黄瓜、辣椒浇水要合理,不宜 多也不宜少;西红柿喜水,要多浇水。除草、喷药在骄阳似 火的中午,施肥、捕虫在淅沥的雨天……种菜要熟悉每种 菜的习性,科学、合理培植,精心呵护菜儿们生长。

在我们的辛勤培育下,菜儿们铆足了劲地生长。一畦 畦,一垄垄,生机蓬勃,葳蕤茂盛。绿汪汪的油菜,胖嘟嘟 的葫芦,红艳艳的西红柿,紫莹莹的茄子……让人目不暇 接。菜地给我们的回报和馈赠是丰厚的,每天吃鲜嫩绿色 的蔬菜,醇香味"咕嘟嘟"传到肚中,我们大快朵颐。张主 任笑盈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地是这样,天下的事

看着成长中的菜儿们,看着成长中的孩子,张主任话 语在我耳旁响起,我要做一个像张主任一样充满智慧和灵 性的"菜农"。

"点刹车"



人生旅途中,不一定只有朋友值得回忆。那些无数计 的知名不知名的伴行者,也可能因为一句话,一件事,一个 动作,触动了我们的心弦,让我们难以释怀。

四年前,我应聘北上参加潍日高速建设,负责食堂采 购工作。在那里跟同样是应聘到项目开车的赵师傅相识。

当时,项目部租住在县界边上的一个公路收费站里。 附近除了几座不大的工厂外,都是乡村居民点,没有象样的 农副产品市场和实体店。因此,大批量、多品种、低价格的 米面、蔬菜、干鲜活等食材,只能到县城里去购买。每次去 采购,办公室都专门派车接送。

赵师傅是老司机,经验多,技术好,起得早。因此,不 管愿不愿意,只要他有空,我都喜欢拉着他跑一趟。

从驻地到采购点,无论怎么走,都要经过十来个丁字、 十字路口。

夏天还好,冬天五六点钟,天还是漆黑一片。再碰到 雨雪尤其雾霾,视线格外不好。来往的车辆、行人,无论多

不多,都得小心翼翼地避让。 开始没太在意。后来坐赵师傅的车多了,发现他有一 个习惯:每到路口,即使前方是绿灯,左右方向没车,他也

会点一下刹车,降速再提速回到正常行驶。 闲聊时,我曾问过赵师傅,开了多年车,出过什么事故 没有? 他看着我一笑,不无得意地说:"算是幸运,玩命的 真没出过。刮刮擦擦的小事故有时难免。不过,天天在路 上跑,可以说什么样的事故都见过,特别是血淋淋的重大

事故场面终生难忘。" "干这行是一脚油门一脚鬼门关,上路三分险,只有 提前预防,才能避免出事。"听着,像心得,而且还颇有几 分哲理。

有天,买完东西往回赶。虽说天已大亮,但雾霾仍像 待嫁丑女的头盖,固执地覆盖在地面上,迟迟不肯散去。 记不清过了几个路口,也弄不清到了哪里?路边白茫茫的 根本看不到任何参照物,只估摸着快出县城了。突然,赵 师傅点了下刹车,接踵而至的是一声短促、坚决、有力的刹 车声,车身一抖。就见车窗前面,一个瘦小的黑影似乎紧 贴保险杠,从左向右倏忽闪过,响着闷闷的车铃。

赵师傅显得很平静,应该是那一瞬间,他敏锐的第六感 接到了某种预警。如果没有前面的点刹减速和后面的急 刹,那个玩命的铃声很可能永远止于轮下,想想都后怕。

后来,赵师傅辞职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相貌变 得模糊了,但他的"点刹车"却留存在我的心中,时不时想 起他。



闲话借趣



□章小兵

一个人,一辈子,可能多少与 "借"字有些纠缠,哪怕你是达官 贵人,也不能说你一辈子与"借" 字无缘,就连堂堂的皇帝,也得借 天势,不说诸葛亮借东风了。在 那经济困顿的年代,一个借字不 说构成了生活的全部,却真实地 反映了当时生活的全貌。

当年,村里来了一位外来户, 老少都喊他大狗子。拖儿带女的 大狗子,家里穷得连挑水的水桶 都没有。也难怪,当年修大寨田, 山上的树都被砍光了,不说外来 户找一棵杉木箍水桶很难,就是 当地村民,没有四五年,也凑不起 箍水桶的木料。一个家庭除了开 门七件事之外,水当然是最重要 的。大狗子无水桶挑水,就轮换 着在村民中借。这个借也要讲究 时宜,早晨去早了,人家还在梦乡 里,去迟了人家也要水桶挑水。 大狗子总是趁着村民方便的时 候,才去借水桶。大狗子借人家 水桶也不是白借。挑好自家的水 之后,他总是不忘给桶主家挑三 担水。后来,大狗子知道村里有 位军属家父母年龄大了,挑水爬 上爬下的,他就专门到这家借水 桶,先把军属家的大小两个水缸 都挑满了,才挑自家的水。后来, 经济逐渐好转了,村民挑水也由 过去的木桶,换成了白铁桶,村民 看到大狗子还是依然借军属家水 桶挑水,便说:"大狗子,置一副白 铁桶,要不了多少钱!"言语不多 的大狗子笑了笑,挑着一担清汪 汪的井水,走了十多步,才回转头 轻轻地说了声:"这不是钱的事 啊!"村民们咀嚼着这句话,望着 大狗子渐行渐远的背影,赞许地

我家当年粮食不够吃。父亲 在单位工作,我们姊妹四个就母 亲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当时, 吃的是工分粮,工分挣得越多,口 粮越多。我母亲披星戴月地参加 生产队的劳动,家里还是年年超 支,工分粮少得可怜。当年,我们 都是饭钵子,每个月不到月底,米 缸就见了底。为此,母亲就拿起 米升子,让我们去左右隔壁家去 借米。姐姐是女孩子,抹不开面 子,不愿意去。哥哥有些调皮捣 蛋,母亲怕他到了人家说了不合 时宜的话,米没有借到,还得罪了 人家。弟弟还小,我只好当仁不 让了。说真话,借米时我是硬着 头皮去的。当时,家家粮食都不 太宽裕,能借给你是难得的仁 义。小时候怕外出借米,但却乐 意还米。还米时,母亲把米升装 得泼满泼满的,就像堆宝塔尖一 样,稍不小心,米粒就像珍珠一样 滚了下来。遇到客气的邻居,谦 让着,非得让我把堆尖的大米带 些回去。我脑际中回响着母亲的 叮咛"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便撒 腿就跑,这一跑跑得兴高采烈。

村里的胡先生,据说考过秀 才。当年,他曾经教我描过红。 在村里,他也时常说借,但这个借 字说出口,却是文绉绉的。无论 是挑水,还是担粪,如果路上遇到 行人,他都很客气地说一声:"对

不起!借个道儿!"遇到胡先生这 样说,不管行人多么匆忙,立马停 在路边或田埂梢,让出一条道儿, 让胡先生走。农村人常常为屋基 田界,甚至鸡毛蒜皮的事闹纠纷, 言来语去,甚至大打出手。遇到 胡先生在,弱不经风的胡先生几 句就听出事情的端倪,便用手轻 轻地拍一拍能主导这件事情的关 键一方的肩膀,缓缓地说:"请借 一步说话!"胡先生边说边用另一 手指着前面,对方百分之百不会 拂胡先生的面子,借坡下驴地随 胡先生走了。那些围着看热闹的 村民,知道这样就不会有热闹可 看了,便作鸟兽散。

刚刚工作时,大家工资都不 高,相互借钱也就不好意思开口 了。于是,单位员工之间成立互 助会,一个员工每个月从工资里 扣下一至两元钱,放在会里。每 个入会的员工,每年都有一次借 钱的机会。当年,我还年轻,也没 有成家,用钱的机会并不多,多年 也未借过会里的钱。单位的有几 个员工,家中有好几个子女上大 学,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为此,大 家都谦让着,尽量地把借钱的机 会让给这些迫切需要用钱人。就 这样,一个借字在贫寒的日子里, 像一盆幽幽的炭火,散发着人性

无债一身轻。如今,人们不再 为柴盐油米酱醋茶而费神闹心了, 红红火火的日子,仿佛总缺少点什 么?缺少什么呢?思来想去也许 缺少了这种难以忘却的借趣吧!

□魏益君

从军的香荷包

又到端午,我总会想起那枚香囊,心头,便 掠过一种刻骨铭心的温热,漫过一片永生难忘 的眷恋。

20世纪90年代,我作为"战地记者"随部队 赴山东潍北靶场协拍电影《大决战·淮海之战》, 部队就散住在昌邑市龙池乡几个村子的老乡家。

我们机关的五名同志住一户,房东也姓魏, 三口之家,一个女儿。

我的工作不似别人需要紧跟参演部队,由于 工作的特殊性,我借了房东家一辆破旧的自行 车,往返于拍摄现场和几个有驻军的村子。房东 女儿看不惯我骑那辆破自行车,硬把自己的新车 让给我。我推辞不过,只好接受。一来二去,我 们就熟悉了。她知道了我的名字,我也知道了她 的小名叫燕儿。燕儿的年龄与我相仿,初中毕业 就在乡里的工厂上班。

没过多久,就到了端午节。端午节头天下 午,我正在房中赶稿,燕儿下班回家敲敲窗户说: "娘要我摘苇叶包粽子,你帮我呗。"看着她恳求 的眼神,我不忍拒绝,与燕儿一块来到村头的苇 塘。到了苇塘才知道燕儿为什么让我帮她,原来 芦苇离岸边好几米呢,用竹竿也只能够到很小的 苇叶。摘了一会,收效甚微,我便索性挽起肥大 的军裤下水了。时令虽是初夏,但河水还是凉飕 飕的,当看到满把肥而厚实的苇叶,我兴奋了,燕 儿也笑了。摘到足够的苇叶后,在燕儿的催促 下,我才恋恋不舍地上岸。

回到家,燕儿高兴地把多余的苇叶分给左邻 右舍,尔后帮我洗换下的军裤。

端午节早晨,我们起床洗漱后要去村委大院 吃饭,却见大门落锁。正诧异间,燕儿从满是烟 雾的厨房里伸出笑脸:"稍等,粽子马上就好了。" 房东大妈也端着一盘煮鸡蛋笑呵呵地说:

虽然我们股长连连表示部队有纪律,但大妈 就是不肯开锁。

"今天过节,在大妈家吃。"

无奈之下,我们就客随主便了。这顿饭吃得 很香,有煮鸡蛋、蒸粽子,还有几样小菜和一锅蛋 汤。主食也很特别,就是北方人爱吃的水饺。我 吃粽子吃出别样的味道,因为里面有我的劳动。 燕儿看我吃粽子的样子就吃吃地笑,笑的我有些 不好意思。

饭后我们就各奔"战场"了。我到几个连队 采访后,回来赶稿。燕儿今天放假,就坐在院里 的梧桐树下看我送她的《散文集》。

我正专注写稿,燕儿悄悄走过来,说:"给,可 香了!"我一看,是个红色的心形荷包。我说部队 有纪律不让戴。燕儿就说:"可以放在衣服里面, 俺娘说端午节挂香囊辟邪哩。"

燕儿硬是把荷包挂上我的脖颈,高高兴兴蹦 跳着跑了。

端午节两天后,部队完成电影协拍任务。临 走前夜,我们把撤走的消息告诉了房东,我还特 意向燕儿做了自行车交接,燕儿的神情一下黯淡 了下来。

第二天,我们早起做完常规的扫院子打水,背 起背包告别房东。告别房东时,我总感觉少了点什 么。军车鸣响催促行程,当汽车驶出村子,驶上大 路,我猛然发现,在尘土飞扬的大路边,燕儿手扶自 行车在盯着每一辆驶过的军车。我一阵激动,大喊 一声:"燕儿!"

可是,逆风不知把我的声音吹向何处。当我 乘坐的汽车驶过燕儿,情急之中我掏出那个香 囊,伸出车厢使劲晃着。燕儿分明看到了,挥动 着手臂跑了几步。然而,飞驰的汽车拉远了距 离。我与燕儿,从此不曾相见。

"三分钱酱油,两分钱醋"



"三分钱酱油,两分钱醋 ……"话音还没有落,便有两只碗 先后放到了柜台上。放碗的孩 子,有的还不如柜台高。

那时,县城里商店没有多少 个,并且店面很小,商店里经营的 是油(煤油)、盐、酱、醋、火柴、肥 皂、糕饼、果子等等。外婆便是一 家商店的营业员。

童年的我,每年的很长时间 都是在外婆家。每天跟着外婆上 下班,在商店的里外自顾自地转 悠,有时排摸着店里的各种商 品。外婆大概猜透了我的心思, 会隔三差五地称上两毛钱的果 子,满足我的心愿。我一手捧着 纸质的包装袋,一手拿着果子慢 慢地细细地吃着,眼睛望着商店 里进进出出的顾客。有的顾客拿 了商品付了钱就走;有的很仔细 地看一下,并且用手掂量掂量,确 信对斤两没有怀疑后,才离开商 店,临走时,还会朝外婆微微笑一 下;熟悉的老顾客,还会和外婆寒 暄几句或聊上几句家常。看着这 样的情景,我觉得挺有趣。

最为有趣的是常来商店里打 酱油、醋的,几个比我略大一点的 孩子。他们来时不是拿着瓶子, 而是拿着两只碗,并且总是气喘 吁吁的,随着"三分钱酱油,两分 钱醋"的声音,碗已落到了柜台 上。外婆便拿过竹制的提斗,在 两只碗里分别打上酱油醋,并且 叮嘱一句:"跑慢点,别把碗给摔 了!"每次都是这样。

也有例外,是一个给我印象 最深的男孩。他冬天里戴着一顶 破旧的蓝色棉布帽,"帽招子"里 的黄色硬纸板一半没了,一半露 在外面,棉裤永远提不起来,裤腰 挂在胯骨上。每次来打酱油醋, 碗是用两只手抱在怀里,鼻口永 远是脏兮兮的,走起路来东张西 望,看到什么新鲜事或别的孩子 在玩耍,他都会停下脚步张望一 会儿。他总是磨磨蹭蹭的,有时 打了酱油醋,也并不急着走,昂着 头听店里的人说话,或目无表情 地看着我。有一次耽误了家里烧

菜,他的妈妈跑到店里,一手掐着 他的耳朵,一手端着碗,连踢带骂 地把他弄回家。从那之后,每次 打了酱油醋,外婆就嘱咐他一句: "快点回家!"

外婆告诉我,这样的人家,孩 子多生活紧,平日里只吃自家腌 制的青菜、萝卜之类的,也就不备 酱油醋,只有到了逢年过节或家 里来了亲戚、朋友才会烧、炒一点 菜。而且都是菜烧到了锅里,他 们才想起来没有酱油醋,临时派 孩子来买。

那时,城里还流传着这样一 则小笑话:有一位母亲叫她的孩 子去打酱油醋。临走时,她告诉 孩子,左手这只碗打酱油,右手那 只碗打醋。孩子也就乖乖地记住 了,并且一路上不停地念叨:左手 打酱油,右手打醋……哪知道刚 进店门,脚被门槛绊了一下,吓得 "嗯哼"一声。这下糟了,他忘记 了母亲的交待,急得直哭。别人 怎么说,他也不相信,只好哭着回 家找母亲……